

無邪堂  
答  
問

無邪堂答問卷三

馮祖禧字季麟高要人問漢書百官表後元二年二月  
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案史記將相名臣表丁卯作己巳然武帝  
紀云己丑立皇子弗陵爲皇太子核諸昭帝紀光爲大司馬當  
與立太子同日漢表史表似均誤 答昭帝紀霍光受遺詔輔  
少主明日武帝崩戊辰太子卽皇帝位昭帝旣以戊辰卽位則  
史表作己巳誤也武紀之己丑當作乙丑立太子在乙丑越明  
日命光爲大司馬又明日太子卽位漢表不誤據汪謝城歷代  
長術所推是月甲寅朔則丁卯爲月之十四日

問功臣侯表平陽懿侯曹參以假左丞相定齊魏案史表無假  
字當衍 答猶假守之比也非衍字參傳亦云假左丞相

問天文志鬼哭若譁與人逢還還當作迂史記天官書作逢倍  
索隱倍音五故反亦作迂譁音同呼廣韻一音荒故反與迂爲  
韻一答還訓遇者本音五故切與迂同說文有還無還有倍無  
迂還迂均見玉篇云遇也今正釋詁遇還也還見也釋文還音  
悟還卽還之形變悟卽𠂔之音變悟𠂔雙聲廣韻義同玉篇但  
收還於鐸韻收還於暮韻還還乃後世省變而廣韻分爲兩字  
似誤楚辭懷沙重華不可還漢書賈誼傳作倍卽迂之本字廣  
韻有忤倍無倍倍卽倍之省變也玉篇倍五願反說文訓倍爲  
逆逆與迎通用亦有遇義

問地理志酒泉郡祿福汪氏遠孫曰續志作福祿非也案通典  
亦作福祿汪說未知何據 答漢郃陽令曹全碑拜酒泉祿福

長錢竹汀金石文跋尾引魏志龐涓傳及皇甫謐列女傳載龐娥事云祿福趙居安之女又云祿福長尹嘉則漢魏閒猶稱祿福晉以後始改福祿也案隋唐諸志皆與續漢志同晉書載記張重華傳云封福祿伯太平寰宇記引關駟十三州志云福祿城謝艾所築史記五帝本紀趙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亦皆作福祿錢氏所云晉後改名者信而有徵惟據龐娥事似後漢時尚未改續志當轉寫誤倒耳

問食貨志官益雜置多徒奴婢衆案徒似當依平準書作徒答徒字不誤徒奴婢卽上文所云沒入之奴婢也論衡四諱篇被刑謂之徒下文株送徒與此徒字同義

水經注漸江水篇訂誤曰吳寶鼎中分會稽立東陽郡趙氏曰

東陽上落隸字案太末本兩漢舊縣非自吳始立云分會稽立東陽郡者言吳立東陽郡耳非立太末縣也 評曰太末並非分會稽所立吳寶鼎中立東陽郡則實見於吳志及晉地理志趙氏臆增隸字誤甚文訂之是也但鄭注此言不可通疑其下尚有脫文

又評曰 國朝人於校勘之學最精而亦往往喜援他書以改本文不知古人同述一事同引一書字句多有異同非如今之校勘家一字不敢竄易也今人動以此律彼專輒改訂使古書皆失真面目此甚陋習不可從凡本義可通者卽有他書顯證亦不得輕改古書詞義簡奧又不當以今人文法求之

明夷待訪錄書後曰案黎洲學校篇云郡縣學官或其人稍有

千清議者則諸生得其起而易之又曰郡縣官年少無實學妄  
自壓老成而上之者則士子譁而退之 評曰士人立身首重  
名節名節者清議之所從出也人苟不顧清議則何事不可爲  
然清議名節之立尤在乎厚風俗明代中葉以前化行俗美士  
敦踐履人勵躬行彼其時何嘗不以時文取士而其教法料若  
畫一深有合乎先王一道德同風俗之旨故庠序之盛爲兩漢  
後所不及近人每斥之曰陋陋固士子所當戒也然與其妄也  
甯陋迄乎嘉隆而後士習漸漓啟禎之時紛呶嚙啗皆梨洲耳濡  
目染遂誤以此輩爲能立名節夫三代造士之法散見於王制  
學記諸篇曷嘗有如此甚囂塵上者梨洲但知清議之出於學  
校不知橫議之亦出於學校也但知陳東歐陽澈之爲太學生

不知爲賈似道頌功德者亦太學生也學校之習一壞則變亂  
是非之說多出乎其中故三代時但以六德六行六藝教士而  
未嘗使之遊鄉校以議執政明之季年臺諫譁於朝士譁於野  
雖其中非無一二賢哲爲之倡而聲氣黨援士習之囂古所未  
有黎洲乃溺其中而不悟習俗之移人甚矣哉

馬呈圖字西鈞高要人論語義疏眞僞考曰序有周生烈有周  
氏邢疏混作周氏此本有周生烈無周氏 評曰注引周說十  
四條邢疏皆作周氏皇疏皆作周生氏要之皆非也何序稱集  
周氏周生氏之說則兩家皆有采取今皇邢二疏皆爲後人所  
竄亂惟釋文於丹子退朝章引周生烈云云此確爲周生氏之  
說餘則不復可識別矣

傅球林字韻石西甯人問說文新附豬从水豬聲禹貢釋文引馬云水所停止深者曰豬史記夏本紀豬皆作都然則豬可通豬亦可作都歟 答都是本字豬是同聲假借字人所聚曰都水所聚亦曰都都者大詞也史記作都用今文史遷雖從孔安國問族然亦兼用今文檀弓鄭注南方謂都曰豬都豬聲同故經典多假豬爲之豬則俗加水旁耳新附說非若都豬通用之字見於古書者甚多經籍纂詁已多徵引無煩贅述

南宋論 評曰南宋之初回都汴京固是要著然亦有難言者凡地經寇亂其勢猝不易振汴都之復完宗忠簡捍衛之力但兵勢本弱賴忠簡撫馭得宜巨寇收降聲威頓盛所謂河北忠義者亦多此類其中固有結砦自保之地要非皆孝子順孫也



李忠定建遣張所招撫之忠簡又能聯絡之故得其用汴京四達之地承平時惟恃河北爲屏蔽至是已久亡矣河北忠義結以恩信令其牽掣敵勢則可若欲倚此以禦敵勢必不能建炎元二之間亦皆破滅其時忠簡尙存而不能救者勢不及也王善等之在河南本皆劇盜徒感忠簡撫馭之恩誓死相報杜充一反忠簡之所爲又皆散而爲盜當敵由山東掩至維揚乘輿幾陷其時汴尙在也苟無忠簡爲之保障維揚建康且不可保況汴乎總之高宗不終任李忠定則無論同鑾之事不易言卽臨安亦不能久居勢必航海而後已忠簡屢疏回鑾欲以繫兩河人心耳內有忠定外有忠簡而後此事可行使以汪黃輩筦其樞則忠簡且將爲岳忠武而高宗不爲青城之再辱者幾希

忠定忠簡之才皆非後來將相所及高宗任之不專自取顛覆  
惜哉朱子語類謂汪黃是至無用底小人以今觀之誠然大抵  
北宋奸人多有才南宋奸人多無用自秦檜神姦巨猾而外  
餘如汪黃史賈輩皆持祿保位無賴之小人而軍國重事終壞  
其手故大易師之象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

祝慶祥字雲岑歸善人問禹貢會箋說頗簡畧其得失若何諸  
儒說禹貢之書及古今地理之學求詳示水經注若何治法  
畧參者何書爲要 答徐氏會箋簡而甚疏其依胡氏雖指以立  
義者與近時桂氏文燦之書體例畧同其偶改胡氏者多有罅  
漏雖指體大思精錯誤亦復時有不足爲病也丁儉卿之正誤

陳蘭甫之圖考皆足訂其違失前代之說禹貢者自程泰之外以傅同叔禹貢說斷爲最著傅氏書刊入通志堂經解缺四十餘頁四庫從永樂大典采出聚珍版印行乃足本其書最爲近儒所取國朝自胡東樵外以近時成笑卿禹貢班義述爲最精班志本釋禹貢兩漢經師遺說多存其中成氏據此以釋本經最得家法援據精博顓門之學也古今地理之書多不勝舉大畧分爲二類一考山川脈絡一考郡縣沿革山川爲經郡縣爲緯其中又有古今之不同中外之各異凡學問之事當從古書入獨天算輿地先從今書入今之輿地不明古之輿地不能定其所在也昔人讀書左圖右史輿地之學圖爲尤要古圖今不可得偶有存者亦不精近數十年此事乃日精一日散圖

亦多不勝舉其大者則胡文忠所刊爲善本粵中所刊董圖鄒圖皆不及也中國輿地自禹貢外班志最古顧其書簡奧非有疏證不能通其說水經注卽班志之義疏也 國朝治班志鄒注者甚多全謝山趙東潛戴東原錢竹汀錢獻之洪筠軒董方立汪梅村張嘯山陳蘭甫諸人皆足名家吳氏卓信漢志補注采摭甚富雖傷繁猥亦備參稽兩山之間必有大川兩川之間必有大山朱子說水道明斯山脈可得而理然山勢終古不易水道隨時變遷又當參互考訂以折衷一是其中名稱互殊鉤稽不易約舉其要則水經注考古之淵海也水道提綱徵今之斗杓也治水經之法全戴趙已有成規汪有水經注圖陳有漢志水道圖說爲圖以明之其說簡而有要董則爲疏以明之有

水經注圖說殘稿惜未成書而卒其說博而能賅皆以今地證古地此致用之學也郡縣沿革莽如亂絲各史志外元和志最簡核方輿紀要詳於形勢二書非他志所能及次則輿地廣記元豐九域志不失古法而未詳明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稍涉泛濫間有錯誤顧亭林郡國利病書用意與紀要畧同一專論兵事一兼及吏事皆有用之書但利病書是未成之作故少條理皆當涉獵及之若 大清一統志明一統志非寒士所易得洪稚存府廳州縣志卽一統志之摘本也李申耆地理韻編稽古者最便檢閱尙有遺漏其他或考古一代之志或考今一方之志各有精者未暇覲縷邊疆外裔之書尤爲今日急務自官修各圖志外私家著述近出頗多依類求之可矣嘉道以前官

修諸書近多難得故私家紀載亦足重外裔輿地當考洋圖海道亦洋圖爲勝俄邊界與倭國圖各有譯本其他圖雖多而尙未精越南緬甸印度皆近邊尙無佳刻

問新周王魯於傳無據宣十六年傳之新周孔巽軒以新田新鄭證之似爲直捷 答經典中絕無以成周爲新周者宣十六年傳成周者何東周也上云成周東周下忽云新周無此文義如其說則外災不書三句成贅文矣且卽以新田新鄭解新周而故宋黜杞仍無說以處之其說非也公羊之故宋與穀梁故宋絕異巽軒牽合爲一亦非大抵此書於公羊學尙淺

問左傳近注最多洪氏亮吉李氏貽德臧氏壽恭皆輯古者也顧氏炎武惠氏棟馬氏宗樾姚氏鼐沈氏欽韓皆補注者也諸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七

廣雅書局

說紛紜時難抉擇請示其得失 答左氏後立學官故漢儒遺說存於今者劉賈服三家而外並不多見後漢書儒林傳賈誼爲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鄭眾陳元賈逵馬融延篤彭汪許淑穎容謝該服虔孔嘉諸人各爲之訓釋今存者如穎容等說甚鮮延篤等說已無存賈服注與杜氏異者大義不過數十條餘皆無關宏旨李次白輯而疏解之是矣臧氏書名爲古義而多引公穀以汨左氏不知三傳各有指歸無庸強合若文字異同非皆古義也賈服與元凱互有得失而二家注已不全治左氏者不得不以元凱爲主近儒多申賈服而抑元凱一時風氣使然非持平之論元凱於日月與地氏族官制之類專門專治顧氏春秋大事表似之其句疏字解之處有違

失者則顧惠馬沈諸家糾補之大事表深明春秋時勢尤爲切實有用之學治左氏者數家兼取而閒以賈服舊注匡杜氏之失可也杜注訓詁之學雖疏地理之學不疏洪稚存必欲捫司馬彪京相璠等之殘文墜簡以相詰難故用力多而成功少也問春秋之學例爲大綱欲先辦一長編前列經文後列考證一字一例不厭推詳爲讀經明例之槁本何如 答左傳不專言例故治之者事實而外歷法輿地兵制禮制氏族官秩各有專門杜征南治此經之法卽前事之師也陳西源有左傳分類今尙存世族譜長歷二種欲明義例之學當兼通二傳然公穀有公穀之義例左氏有左氏之義例學者須觀其通而又不可相紊左傳條例始於鄭興賈徵

見後漢書

其傳於今者惟杜氏釋例一



無邪堂答問卷三

書公穀則何邵公之公羊條例

梁時尙存見隋志

范武子之穀梁畧例

皆久佚

楊疏謂畧例有百餘條今疏中亦間引之

國朝莊方耕有春秋正辭

兼采眾家

而以公

劉申受有公羊何氏釋例

申受公羊之學甚深而甚偏是書雖多曲說而於董何家

法則精

許同叔有穀梁釋例柳賓叔有穀梁大義述皆專家之

學穀梁自范注行漢儒師法久絕惟劉中壘遺著及班史所采

各說僅存近儒自許柳外有侯君謨鍾子勤二家侯書明禮制

鍾書不盡用漢家法柳詳於許而自日月例外所采稍雜蓋其

書不專爲釋例作也

穀梁諸師說失傳惟日月例可比附經文而得之故柳書獨詳於此其師說諸門

考訂

亦詳許書條例明整其論左傳則非又信宋人公羊穀梁爲姜

姓之說此調言耳豈足信乎若班史及中壘遺說諸家闡明皆

有未盡此經視公羊尤難治近人或汨以公羊改制之說比附

緯書大失穀梁家法不足信也一字一劄不厭推詳治經固當如此第必先通其大義而後可以諸例傳之否則紛紛改併恐治絲愈棼矣

問宣四年鄭弑靈公之事實出子公而書曰鄭公子歸生者以子公之權本不足以弑君也杜注以權不足屬子家恐非萬充宗曰前年大棘之戰歸生敗宋而獲華元威權已震西河曰歸生當國用事萬萬超子公之上二說皆能得其情然西河不善讀傳反指爲傳之大謬何哉 答詳下文仁而不武云云似與威權之義不合果如充宗西河之言則歸生威權已震傳安得又以不武譏之疑此是經權之權非權勢之權也傳言歸生不能通權達變以定禍亂徒爲煦煦之仁故曰仁而不武無能達

無耶堂答問卷三

九

廣雅書局藏

也杜注亦未專屬權勢言西河釋經多不足據此之疑傳謬甚問宣十二年傳正義曰晉之三軍上軍在左中軍在中下軍在右案傳云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潘黨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城濮之役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楚右師潰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是知上軍在右當楚之左下軍在左當楚之右正義之言非也傳言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蓋謂晉師奔者皆傷上軍而去而上軍整肅不爲牽動耳 答兵事尙右故老子言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晉之上軍宜在右下軍宜在左而楚人則尙左隨季梁固明言之此與本文秉廣先左是兩義故楚左拒可從晉上軍右拒可從晉下軍也正義之說誠誤然案下文云晉之中軍下軍敗走在上軍之右者皆移詳

孔意蓋欲遷就經文右字而因以致誤耳

問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案注及疏意似謂以一兩一卒適吳以一偏一兩畱吳然卒多於兩何不言卒之一兩而言兩之一卒且適時不言有偏何以所舍忽有偏於是有所謂兩爲百兩御之之兩者顧氏引傳選說有謂以百人適吳而畱其二十五人者沈氏小疏恐皆未確 答正義亦知其說難通故以兩之一爲句又疑傳文有誤說皆未安沈氏說似近之而謂以四兩從適吳苦無確據案昭元年傳正義云服虔引司馬法五十乘爲兩二十五乘爲偏周禮司右正義引司馬法亦同但無五十乘句疑此之所謂兩者五十乘也以車五十乘卒百人適吳而畱偏兩之二十五乘并卒百人於吳以教之蓋二十五人

爲兩言人數也五十乘爲兩言車數也二者同名異實吳未始知車戰之法巫臣教之自必以車徒往偏兩者其車數也一卒者其人數也司馬法之制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成元年杜注引司馬法與韋昭國語注周禮小司徒疏引論語鄭注孫子杜注皆同而鄭注小司徒則云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賈疏以爲一是畿外邦國法一是畿內采地法案疏語恐未確甲士十人徒二十人疑是出車之制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疑是在軍之制計一偏之車當用甲士七十五人徒一千八百人而此僅用一卒者敎戰之事非臨陣比可取材於其地而敎之也黃薇香春秋釋謂合輜車馳車爲兩兩用百人是謂兩之一卒偏兩猶偏師不用全軍口偏師不備輜車曰偏

而其說甚精但以偏兩爲不備輟車於古無徵仍未敢從

問春秋時名公鉅卿甚多求其學行純篤者不數覩非涉於功利卽涉於浮華豈風尙使之然歟林伯桐有春秋風俗二十卷惜未見欲知三代之學術風俗願聞其指 答成周盛時教胃之法最詳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大戴保傳篇白虎通諸書之說也王制正義引尙書大傳云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保傳篇注引作十三入小學又謂子姓晚成者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師氏教以三德三行保氏教以六藝六儀小樂正學干籥師學箎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凡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皆造焉蓋封建之世仕者世祿元子嫡子皆有治民

之責故其所以爲教者特詳禮經十七篇皆諸侯大夫士之制  
委曲繁重非草野所能行所謂禮不下庶人也士相見禮庶人  
見於君不爲容賈疏庶人若府史胥徒之屬府史胥徒且如此  
庶民可知矣其通行於民間者若蜡祭讀禮之屬儀文皆簡而  
易舉鄉射鄉飲酒較繁然惟主賓及眾賓介行之以示民禮讓  
耳獨其教之者則甚備有比閭族黨之制斯有家塾黨庠之設  
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爲教鄉大夫以下受而行之禮樂亦在  
六藝中而又特申其義曰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  
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先王之重禮樂如此蓋所以納民於  
軌物而導血氣之和平也賈疏釋經文覆申之意甚精案聖門  
之教詩書執禮又日與詩立禮成樂卽三代時學校通行之制

古者天子臣諸侯諸侯臣大夫大夫臣士有諸侯貢士之制有司馬三升之法大夫多以世及士則卿大夫之眾子及凡民之秀者爲之封建既行設官益眾周官府史胥徒卽今之吏胥也鄭注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胥徒則民給徭役者此鄭君以漢制況周制府史不由官辟宋以後始然故多流弊封建之制地方數十里而有卿大夫士若干人賢士之不登進者鮮矣其秀者莫不有祿以代耕其愚者莫不各安於隴畝無曠土無游民樂事勸功尊君親上民志既定民氣自靜故三代時有亂臣無亂民者此也陵夷至於幽厲三綱淪九法斁尹氏秉國世卿頽政瑣瑣姻亞皆登膺仕宦侯多藏號公好利培克之所以在位也具曰予聖皇父孔聖諛言之所以日至也天下之患莫大乎



士夫皆懷貪得苟且之心而不顧名義悍然自以爲是於是簡  
今之賢者依隱翫世考槃之碩人獨寐寤言而人君所與其天  
下者惟是滄滄訛訛泄泄沓沓之流欲國之久安長治不可得  
也故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詩亡然後春秋作此  
之謂也春秋之初鄭莊以梟桀之才敢於干名犯義而其後卒  
不競鄭衛風最淫亂衛卒爲狄所滅辛有見被髮而祭知其地  
之將爲戎亦以禮敦先亡耳中國旣微戎狄並起漢陽諸姬楚  
實盡之寢及乎方城以北向微召陵城濮之師則中原弱小之  
邦胥將夷爲九縣齊晉大國亦難久存矣待秦而始混一哉仲  
尼之門羞稱五霸爲萬世學術計也不如是則道不尊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爲一世人才計也不如是則道不大管子天下

才而孔譏器小孟斥功卑春秋之法爲賢者諱而又責賢者備此物此志也惟孟子能知春秋惟宋儒能學孟子宋儒論人甚嚴取人甚恕

見於語錄文集者極多

恕者所以崇獎天下之人才嚴者所

以示人抗希平三代惟有此狂狷之議論故世道雖凌夷而尙不至流爲鄙夫鄉愿之天下也後世徒議宋儒之苛而於其取人甚恕者概置弗道彼亦嘗一讀宋儒之書否乎至於子衿之詩城闕佻達鄭人遊鄉校以議執政此與漢之甘陵明之復社奚以異非子產以鎮靜處之將士論益囂民情益擾其禍不中於國家者幾希春秋二百四十年名卿輩出而教士之制無聞魯僖之修泮宮安得不侈爲盛事耶然其時人心雖日趨功利而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賢士大夫莫不明天人之故觀內外傳

所載言禮意者最多其言多與大小戴記相出入公卿宴享賦詩言志詩與樂相表裏也六藝未經孔子刪定易但爲卜筮之書春秋指未修春秋言尙書皆史官掌之一當世之史一古史故左史倚相能讀典墳邱索以博雅名子產辨黃熊臺駘亦稱博物凡此皆徵史之事非好學者不能見若禮樂童而習之野人女子能通大義其精者則探制作之原窮性道之奧士大夫學術莫不以是爲歸至戰國時僅逾百年而先王遺法掃地盡矣自道術分裂諸子繁興墨家有非樂之篇老莊有棄禮之論名法諸家背道而馳亦稍緣飾以經義其流弊極多其人才則大都非後世所及蓋承數百年教澤之遺雖當學術衰息之時猶思自見於世也迨縱橫家出而盡掃之但存一自私自利之

心禮義廉恥皆所不恤其爲說益曼熾無窮其爲禍亦益烈矣故孟子推本敗亡之由而歸於上無禮下無學又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者聖人之別書實聖人之禮書也

廖佩珣字君栗歸善人明夷待訪錄書後曰顧氏書頗綜核名實稍雜名法不若此書尤純乎三代之學 評曰綜核名實在

今日尤當務之急漢宣帝之中興諸葛公之治蜀皆如此蓋承人心縱弛之後非此無以振刷精神也近日胡文忠之治鄂亦然故能以一隅轉移天下之全局真任事人必從腳踏實地做起凡爲大言高論者皆不足恃黎洲言利弊多透澈而其法可采者無幾大抵知其一不知其二見一時之利而不思後日之害者爲多須知三代井田封建學校之制皆相因而及經數聖

人之手而後成其相維相繫固自有本末兼舉之道非可矜枝節節爲之也卒乘之制出於井田人才之多出於學校苟封建而無學校以維之適以供弱肉強食之資耳東遷以後學校旣衰兼并相尙卽其明證黎洲之論學校與三代時造士之法迥殊而可輕言封建乎古今人情不甚相遠治法亦不甚相遠特聖王之治純後王之治雜聖王公天下後王私天下其心雖私其治固不能不出於公後王與聖王所判者在心術不在治法因心術之私而治法亦遂有私者要非事事皆私也漢魏以來良法美意甚多曷嘗專爲私天下而設卽爲私天下而設行法者亦但當問其法之如何儘有其人可誅而其法可取者若一切抹殺而徒取古者不全不備之法以施諸勢殊事異之時其

窒礙也宜矣所貴學古者謂其能取古人之精意以施諸今日之實事非謂泥其迹而可爲治也三代聖王雖公天下而其所以爲子孫計者未嘗不私觀詩書所言皆兢兢業業祈天永命爲子孫計久長之事蓋能私其子孫乃能安其百姓未有百姓不安而子孫獨能安者此古今無異理聖凡無異情雖私而實公也梨洲動以堯舜巢許責後世不知堯舜之視天下初無意必於禪讓苟丹朱商均皆賢又豈必以禪位爲名高哉孔孟稱堯舜多稱其盡君道盡臣道而不甚稱其禪讓豈不知禪讓爲聖人之至德以此固非可責諸人人耳巢許之事惟莊周輩喜道之初不見稱於孔孟孔子之稱泰伯以其善全父子之倫稱夷齊以其能立千古臣節若天下皆巢許生民之禍安有已時

梨洲不達此義肆其憤詞但逞一時之偏見至潰千載之大防不可爲訓

吳保楨字玉屏連平州人楊嗣昌論 評曰論亡國之罪烏程

自浮於武陵以武陵之才使能去其忮心信任孫盧諸公則賊不足平矣其得罪清議以力與黃忠端爲仇忠端之聲望愈高則武陵之奸惡愈顯是以君子惡居下流至其曲護熊文燦殊不可解文燦何德於武陵其始不過誤信耳思宗苛察好糾擿人臣小過武陵恐以誤舉獲譴故飾非怙過而不之恤仍小人患得患失之常態也以至文燦被逮猶爲申雪可謂大愚大學引秦誓之言及小人務財用之失正不啻爲武陵預立罪案故苛察者必失下媚嫉者必誤國觀於武陵之已事有國家者可

以鑒矣

饒從龍字耕雲大埔人問公羊三科九旨何宋二說不同其義孰長 答宋氏所云三科與邵公同其九旨中日月時詳畧之旨卽邵公之內諸侯外夷狄也錄遠近親疏之旨卽邵公之所見所聞異辭也惟譏貶絕之旨不專爲三統而設與邵公頗異譏貶絕乃左氏之旨非公羊家專例也當從邵公孔奭軒別以天道王法人情爲三科近於俗說奭軒不用科旨則已用科旨而自爲新說未免進退失據

讀漢書藝文志曰衷諸子之學以爲治得其一卽足以亂天下評曰漢文用黃老武侯明申韓未嘗不治視用之何如耳然此語自是正論大抵用儒者之道而過於仁慈亦不足以爲治



故仁必以義輔之而仁則必先於義此所以中正無弊也辟以止辟刑亂國用重典儒家自包有法家之義然必不肯用之太過申韓不惟太過而且務盡其法者也流弊百出禍且及身若煦煦以爲仁非仁也罪疑惟輕非疑者勿輕也故儒者不可不讀律律意精深俗吏烏乎知之律窮則有例例窮則有案例案紛繁或有畸輕畸重之失律則大中至正有互見其義者有深沒其文者細如繭絲非以治經之法治之不能通知其意也鄭君曾注漢律盛行六朝孫愔如刊有唐律疏義至五代刑統以下亦皆有端緒可尋今律如五服圖等皆與禮學相出入其名例一卷則諸律之綱領也儒者讀律自不能與專家之學同其精深但細讀之使人懷然興懷刑之思可以寡過而其在治

術者更無論矣

黎元莊字辰約嘉應州人明夷待訪錄書後曰後人以王莽禍漢安石亂宋率不敢復言變法然窮通久變孔子之明訓改弦更張賈生之上策必泥成法夫豈其然 評曰變法亦視其事勢如何民心如何須因勢以利導未可違眾而獨行也叔季之世當言除弊毋遽言興利古人立一法自可行諸久遠其不能行者弊端害之天下事無一非可作弊之地法愈密弊愈繁去其弊則利自出何待大聲以色爲哉商鞅治秦秦強而適以速其亡鞅在當時曷嘗不憤末世之虛僞慨政教之凌夷歎而爲此然其效可觀矣末俗拘牽文法乃奉行者之失苟有豪傑任其事焉用法恆得法外意必不爲文法所拘歷觀往古凡掃除

更張蕩滌舊俗者皆鼎革時之事非所語於守文之世若佛民心而強爲之不至如安石之禍宋不止也

鍾凌漢字履崖嘉應州人問西銘之旨不同於兼愛其殊別安在 答西銘發端卽言乾父坤母以下語語本此立說蓋謂人物皆受形於天地天下人同出於父天母地非同胞而何大君爲宗子踐形者爲肖子害仁濟惡者爲逆子天生民而作之君作之師有裁成輔相之道宗子肖子皆不得辭其責者也惟其心中肫然有民胞物與之仁故欲使之老安少懷各得其所卽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之意所謂能近取譬也均是人也同受形於天地猶之眾子同受形於父母故尊高年卽此長吾長之心慈孤弱卽此幼吾幼之心猶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也然西銘但以其心言而非以其事言心則無窮  
可以萬物爲一體中國爲一人不如是則生機窒而仁之量隘  
人必具此胸襟而後能任重致遠自私自利皆一念離解誤之  
也事則有窮博施濟眾堯舜猶病故儒者必明理一分殊之旨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等差正所以善全吾仁否則執  
途人而愛之與吾親等勢必不能徧給終且視吾親與途人等  
而生理於是絕天地之心或幾乎息矣故理一者仁之體也分  
殊者仁之用也理一卽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之同出一源也分  
殊卽親親長長惇獨鰥寡之各準其量也蓋論語言仁合體用  
而言之也孟子多言用其言明白易解西銘專言體則易混於  
兼愛故程子亟以理一分殊明之然有體斯有用必有民胞物

與之量乃有立人達人之思大而至於參天地贊化育亦只此一念充之惟其民物同出乾父坤母之一源故盡人物之性可以參天地所謂惻隱仁之端擴充而仁不可勝用也此仁之端則受之乾父坤母而凡民吾同胞者莫不有之故人可以親其親長其長而惟肖子爲能踐形惟宗子可以任家相故其責必有攸歸知化窮神則達天德之事不愧屋漏以下則克己復禮之事皆所以擴充此仁也謂充此仁念也尙未及推行之事長長慈幼等語則推行之事然亦但言其理謂仁中自有此秩然之則也此篇皆舉仁之理言之但其用有等其施有序專爲博施濟眾之舉而不知尊高年慈孤弱之差則從井救人勢且立蹶墜氏之兼愛釋氏之慈悲摩西氏之救世主皆是物也彼惟

誤認體爲用故其流弊不可勝窮孟子與宋儒所以闢之不遺餘力不然墨氏釋氏皆間世一出之人其意亦無惡於天下方將進之不暇而忍距之如此其嚴哉六朝之時南北諸儒治經異派釋教亦然而禪宗衣鉢之傳六祖相嬗徒侶漸盛五季專尙詐力士多失職遁於空門臨濟等五宗之派遂遍天下北宋士大夫不參禪者甚少宗杲教無垢以改頭換面而六經率以禪學解之橫浦眉山固不待言卽程門諸賢亦多陰染其旨程朱闢之不得已也元明以來禪學日衰而其徒并不能舉其說闢之何爲後儒疑程朱立言之過峻者未設身處地以觀之也昌黎言博愛之謂仁合下文讀之其言固自無弊但此言仁之事與夫子言立達西銘言胞與其旨畧同而昌黎未析言之宋

儒恐人誤認博愛之義而以施濟爲仁將入於墨氏釋氏也故  
屢辨之蓋豫防流弊之言非謂昌黎真不知仁也謂昌黎不知  
仁者特其縱論之偶過非其本旨之所在也

劉元城學術論曰微仲堯夫一爲熙豐舊黨所搖撼遂不免用  
其調停雖其識之不定亦由氣之先餒 評曰汲公秦人中立  
無黨其汲引楊畏而卒爲所擠識不足耳畏本傾危之士偶爲  
所眩則有之謂氣先餒恐未盡然汲公死不明宋人說部多載  
之亦多有詆之者則以其無黨之故非盡公論堯夫爭訟誦詩  
案自是正論尤不得以無識譏之蔡確與吳處厚結怨之始末  
王氏揮塵續錄載其事甚詳且調停之說未可厚非用之此時  
尙嫌其晚呂蔡之徒固不可稍貸其餘激而入於下流者亦自

不乏大憝既除脅從罔治陽和布德則鷹化爲鳩但當多引正人潛移默運以固元氣耳桀黠者盡法懲之頑鈍者爵祿縻之宋祖以忠厚開基戒後世子孫不可殺士大夫此最威德之事然當權奸擅政以惡州縣地廣謫諸賢實與殺之無異而君子之虞小人則常失之寬如呂蔡輩非肆諸市朝固不足警羣小之心亦無以壓天下之望也叔季人心大都嗜利誠無術以遏其躁進豈可反驅以資小人之用哉薰蕕不同器而藏棄鸞不並樹而棲用一小人則君子皆爲所掣卒之君子常不勝而小人常勝故易於垢之初六師之上六戒之爲人上者宜知此義天不能有景星而無彗孛地不能有嘉禾而無稂莠小人不絕於終古操之蹙則激而生變處之當則轉而包羞故易於泰之



無耶堂答問卷三

三

廣雅書局藏

此二否之六三發之爲人臣者宜知此義荆公初意本用舊人諸賢無一肯爲所用乃幡然變計專任新進承其流者變本加厲不待紹述之說行元氣固已大傷元城語錄溫公嘗謂金陵日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俟法行已成卽逐之卻用老成者守之溫公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讐敵他日將悔之案溫公之言如燭照數計荆公未嘗不知小人之不可用而欲苟取以幸成他日終有福建子之悔好用小人者可以鑒矣天下未有不得人而可爲政者使諸賢在朝雖新法盡行猶可徐思挽救至是以操切者爲之而民生益無所控訴矣執拗不曉事自是荆

公定評凡與執拗人共事愈爭則其禍愈烈陽順其所爲而陰施其挽救之術久之彼亦倦而思返耳李西涯委蛇宦豎之間名節幾不可問後人猶或曲諒其心神宗固有爲之主荆公亦非患得患失之流使有數人者委曲補救其閒豈至若斯之決裂卽云剛愎自用萬難共事然盡一分心力民閒受一分之益國家固患批政之亟行尤莫患乎朝列中善類一空則當陰陽絕續之交更無人焉起而承之不至於天地閉賢人隱不止故有碩果之不食而後有拔茅之彙征固天下之元氣者在乎扶植善類人材非愛惜長養則不能成小人旣百計以挫折之君子更不思委曲以挽救之潔身而去名則完矣而於國事無濟也此庶僚新進之所爲若大臣與國同休戚者其義尙不止此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

廣雅書局

第非伴食者所可藉口耳故程子謂新法吾輩激成之最是持平之論二程遺書記其事甚詳元城語錄載溫公論介甫之言數條皆極平允朱子讀兩陳諫議遺墨論荆公心事亦至確青苗之法荆公行諸鄆縣而效遂欲以施天下不思一邑之地耳目易周天下之大奉行者豈能盡善況其與民爭利爲世大詬乎治道在不擾民事簡則易行法繁則多弊故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以青苗之瑣屑而欲行諸天下是之謂不曉事若以姦邪責荆公荆公所不受也然其心卽無他而羣姦由此集進祖宗百數十年培植之元氣斷削至於無餘倒行逆施罪魁禍首其奚自解免於天下哉後世往往有民間自謀之事而上之人不憚煩瑣爲之代謀者皆青苗之類也民間治生之事至

繼至悉十里異宜百里異俗代謀者必不如其自謀之工一人之身豈能家喻戶曉勢不能不假手吏胥吏胥之不噬民者有幾民不懼官而懼吏官有情理可言吏非情理可喻也小民終歲勤動不足供若輩之一飽即使奉公守法而民事各有常程一日不耕或受之飢使之廢時失業以聽無謂之文告利源未開怨咨先作矣曹參言毋擾獄市豈獨獄市爲然哉

梁宗柏字式如茂名人明夷待訪錄書後 評曰凡黎洲所譏者大抵末俗之凌夷非立法之本意日久弊生使黎洲之法果行亦猶是也開創之初疏節闊目承平旣久法令滋繁蓋守成中主無識力以改成法而臣工之偷安目前者見法敝則立一法以救之又敝則又救之而多不探立法之本意亦或有倖法

之繁密轉可以逞其私者此弊歷代皆然故善爲治者不貴更法而貴除弊弊去則法之精意自出而後知昔人之立法皆非漫然爲之也試觀歷朝典制諸書其大經大法所以教養斯民者何等周密視梨洲所擬有過之無不及焉無如法立弊生有司奉行故事而無精意以實之則利民者且將轉以厲民並藉口於故事而益巧肆其厲民之術故程子謂有睢麟之精意而後可行官禮之法度此古今不易之理也況梨洲所立諸法大都利與害相倚伏而初非見利不見害者哉

又曰胥吏篇云欲除奔走服役吏胥之害則復差役欲除簿書期會吏胥之害則用士人 評曰差役如何可行於近世使鄉人受差則破家者有之矣梨洲謂差役防人之報復不敢致難

於人殊不知鄉民之黠者自必雇役如故名是實非官亦何從辨之其愿者則受人魚肉吞聲忍氣而無如何明時糧長卽前車之鑒富民之破家可立而待也吏胥用士人固可補偏救弊第重吏胥之選當廣其登進之途士知他日服官甚易而爲吏並非賤役也乃始濯磨自愛否則士人亦甘爲市井小人之爲且以詩書佐其舞文之具視市井尤有甚焉凡事不養人之廉恥而望其自愛無是理也明太祖重吏員之選多至達官宣宗以前猶然

顏重光字宣甫連平州人明夷待訪錄書後評曰藩鎮只可置於邊隅不當置於腹地謂唐之亡由於方鎮之弱亦不盡然如李茂貞輩勢稍弱者稱臣奉命之不暇其勢均力敵足相抗

衡者不過割據自雄以致生靈塗炭而跋扈如朱三者且師曹  
瞞故智始挾天子以令諸侯終亦潛移龜鼎仍無救於唐之亡  
也晉王本非梁敵特以深仇之故致死於梁假令梁不與晉讐  
晉豈遂能終守臣節其授詞於晉而卒滅於仇人之手者亦溫  
之惡貫滿盈天奪其魄而於唐之存亡皆無與也梁洲之論自  
是有爲而發非盡切於本事

梁垚字唐楷茂名人問近時河患日深鄭州之決淹沒至數百  
里世儒每言復禹舊蹟其說何如潘印川東水刷沙之法是否  
可行機器挖沙亦可用否 答史遷言禹斷河爲二渠一北載  
之高地一分入諸漯川漯川之渠與今河道相近大清河爲濟  
水故瀆濟水絕流已久後世變遷尤多今利津海口近高苑高

苑漢千乘郡地也深川由此入海其北載高地者偏西山之足以行故久而不敗至平地後則播爲九河同爲逆河數百里閒聽其游波漫衍雖禹亦無如何也三代後北流舊蹟久湮今衛河與之相近漢武帝塞瓠子河復禹舊蹟實已東徙百餘里于橫謂今之所行非禹之所穿是也若挽河入衛其勢甚易但直隸已有五大河滹沱永定尤爲民患天津海口甚窄若再加以黃河夏秋之交諸水並漲永定且爲所遏勢將灌及京城此萬不能行之事也禹時滹沱亦入河今滹沱入子牙河以入海同治閒患幾與大河相埒近則畿南稍慶安瀾而永定河患尤劇矣禹時上有高地下有九河故能堅東而容受之今衛水去西山已遠滹沱善徙畿南土性最鬆河道時變正禹所謂行平地



數爲敗者陳和叔導河書欲由大名引而注之漳河合潞沱諸水達之天津以復北流故道蓋未知帝都所在古今勢殊也自禹所二渠後至周定王五年河徙至金明昌五年南流合淮至國朝咸豐五年北流入大清河是爲古今三大變自餘遷徙靡常無代無之獨晉唐之世河患最少蓋亦地經割據紀載未備之故耳漢武帝時南注鉅野通淮泗是爲南流之始武帝旋發數萬人塞之宋熙甯中曾分兩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元豐以後又折而北明昌五年之決亦分兩派後遂專趨於南漸且以洪澤一湖受河淮二巨瀆之水至咸豐間始改而北流其歷代河患禹貢雖指行水金鑑諸書考之已詳今不贅及咸豐五年銅瓦廂決口直衝張秋其勢本順而明時常

挽之南流者一爲祖陵風水一爲河運所關今二者皆無慮北  
行已久宜若可以灑沈澹蓄顧山左之民常苦昏墊則以河身  
日高海口淤塞勢常不能容也自播印川治河後論者多持河  
不兩行之說實則漢宋之世皆曾兩行非獨禹時爲然蓋支河  
多分則力弱弱則不能刷沙若分兩大支以網盛怒有何不可  
今山左水道近大河者有小清馬頰徒駭三河此唐時所稱徒  
駭非九河之一也馬頰亦非禹之遺蹟惟徒駭稍寬可容分溜  
而沿河居民已不甚願或由賈魯河挾頰以入淮卽近時鄭州  
決口之道明正統後宏治前多由此第黃淮二水入湖湖不能  
容高家堰有岌岌可危之勢故江南居民尤不願也當河南行  
時淮水爲黃流所遏不能宣暢時或汎濫爲災上自頰壽下及

高寶恆惴惴焉舊制河淮盛漲則啟禮智等五閘以洩之裏下

河本爲澤國入海之路尙多

若天然天賜等七引河皆可資宣洩

民居不至盡淹

惟稻爲所浸收成歉薄故啟閘之期恆以差一二日爲上下流

之盈縮數州縣之民每因此齟齬分水南行近日張勤果本有是議欲於銅瓦廂上下築爲堅閘減三四分之水以入淮此亦無策中之善策然淮徐之民旣不樂從勢難拂民以從事創巨痛深奚怪其然非河自南流孰能執其咎耶增高培薄誠爲下策顧後世生齒日繁田廬彌望勢蓋不能不如此論者徒執神禹治河功在疏濬之說以詆潘靳諸公夫潘靳固非不講疏濬者開海口以通下流之去路卽濬之法開引河築減水壩以消上流之盛漲卽疏之法因時制宜貴師其意不師其迹必爲高

論以詆之未識任事者之苦心耳隄工自明代以來講求已備若月隄子隄格隄之類皆因地而施縷隄遙隄尤關緊要無縷隄不能束水無遙隄不能容水也入海之路不暢則上流之淤日甚此皆自然之理開濬海口本難施工利津鐵板沙尤不易去非別開引河不可若陳省齋之於近海兩岸各開引河以其土堆爲縷隄後將縷隄剝去合三爲一等法今皆可行詳見張氏河防述言機器挖沙亦是一策但不難於挖沙而難於挑送若僅堆置河旁水漲時仍帶沙入河挖猶不挖也聞天津定購機器船水隨泥上似亦不甚適用舊制鐵帚船之用妙在但鬆其沙仍借水力以刷之機器間有用飛輪者輪飛而沙揚此則與混江龍用意畧同第須隄工堅固力能束水始足見效否則

游波寬緩水不能挈沙以行雖已鬆者亦漸變爲鐵板沙而河身日淤故潘氏築隄束水借水刷沙之策至今不能廢也嘉道年間南河官吏侵牟無度以致潰敗不可收拾包慎伯魏默深之徒皆預言何必改道蓋以事勢驗之而知其然逮豐工告竣河遽東徙時方多故未暇經營十餘年之淤積而河之敗徵遂見復因帑項不敷多以民埵爲官隄尤未能處處築造如法潰決頻仍職是之故非河之果不可治也至鄭州之決自是人謀不臧東河尙有承平餘習平時險工多在北岸猶或加意宣防南岸則廢弛已久一決遂不可禦此非一朝夕之故矣夫治河無他奇策所恃不過隄防能順天時相地勢以爲之卽奇策也河王當合龍時埽之走與不走往往有天意存焉若鄭州第一

次合龍人皆知其埽之必走此又關乎人事治河之道與治兵同埽當下而不下不當下而下皆失天時地勢者也鄭州合龍乃當大汎之時故求急而反緩河工皆有成法可循但能思患預防嚴杜浮冒自必日起有功所難者任事之人耳

劉潤綱字維三合浦人讀李翱復性書曰翱論性而云皆善實可追蹤於許鄭說文云性善者也角弓箋云人之心皆有仁義比肩於孔賈咎繇謨疏云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春官疏云箋之久則化而性善也 評曰心非性也鄭箋未可牽合說文

則實用孟子說耳鄭箋心與性不甚分別故上文言性下文言心此自辨析未精處無庸爲之曲諱此題本不必引鄭說也必欲引之則當引禮中庸注詩蒸民箋乃與性善相比附至云比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

廣雅書局

肩於孔賈亦不然孔賈有孔賈精處習之有習之精處比而同之轉覺疑不於倫咎繇謨疏是衍孔傳語春官疏是引中庸鄭注皆非孔賈所自得者古書言性有以性命言者卽宋儒所云義理之性也有以才質言者卽宋儒所云氣質之性也疏家每不甚分晰若春官疏之引鄭注亦混性命於才質非鄭注本旨然此不足爲孔賈病彼時常解皆如此性命道德之說至宋時始精故作理學題多引漢唐之說必不若宋元儒者之精確猶之作制度名物題多引宋元之說必不及漢唐儒者之博瞻漢儒之言簡質故必參考六朝初唐諸書以疏其義然六朝元學大行儒者治經若周易論語率雜以老莊之旨如世說新語注引孫盛易象妙於見形論之類孔冲遠謂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祖向元虛義多浮誕案繫辭注疏多引老子蓋六朝習尚然也易義

見於隋經籍志者甚多今皆散佚李氏集解不取王韓之學故  
諸儒遺說罕存惟論語皇疏所采各家純駁錯出往往有涉於  
異學淺陋難通者邢疏廓濤摧陷之功不可沒也宋儒之言精  
深故必博稽元明國初諸書以尋其緒然嘉隆後心學盛行  
天泉證道四無謬說羣相推行涇陽景逸蕺山諸公雖大聲疾  
呼猶未盡抉其利病涇陽證道編還經錄諸書論陽明同於告  
子釋氏處至詳第辨其無善無惡之說猶  
未及致良陳清瀾之通辨張武承之質疑詞近叫囂仍未能障  
其狂瀾康雍以來乃漸衰熄陸張諸儒開邪衛道之心不可誣  
也近儒以此爲平淡無奇乃倡爲實事求是之說鼓動一世六  
書九數音韻訓詁名物制度類多卓然名家惜乎其不善用所  
長耳漢宋諸儒大旨固無不合其節目不同處亦多學者知其



所以合又當知其所以分使事事求合窒礙必多斯窮鑿附會之說起矣近儒謂訓詁名物當求六朝以前書是也其謂不讀唐以後書則非此特讀書減省之法非真讀書人語也明七子論詩文亦然詩文氣有厚薄體有古今自當隨時代爲升降豈義理亦隨時代爲升降乎書之傳與不傳有幸不幸陋書自不可讀佳書自宜多讀初不以時代而殊學者慎毋爲此等瞽說所封也宋學以闡發義理爲主不在引證之繁義理者從考證中透進一層而考證之粗迹悉融其精義以入之非精於考證則義理恐或不確故朱子終身從事於此並非遺棄考證之謂也朱子言考證別是一種工夫某向來不曾做此自謙之詞今讀語類隨舉一事無不通貫非精於考證者能之乎斯其文初

無鉅釘之習莫非經籍之光宋五子尙已若漢之董江都劉中  
墨匡稚圭揚子雲諸人皆有此意西漢之學術所以高出東漢  
也西漢大儒最重微言宋儒則多明大義然精微要眇之說未  
儒固亦甚多漢藝文志李奇注微言隱微不顯之言小顏注精  
微要眇之言義皆可通惟精微故隱微也其言心言性乃大義  
之所從出微言之所由寓漢學家獨禁人言之則無論周易一  
書專明性道卽四子書中言心性者何限子貢謂性道不可得  
聞第戒人躐等耳七十子後學者何一不明乎此近人乃藉口  
此言以文淺陋則六經幾可刪其半矣

韓詩外傳云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

治道畢矣蓋心術形爲好惡好惡本於性情性情原於天命惟能治其性情節其好惡斯漸復乎天命之本然而禍福無不自已求之也故理好惡者大學絜矩之事治心術適性情者大學誠正之事原天命者大學顧諟明命之事古之儒者言治道若

此安有去心性之學顧亭林謂學者但當辨辭受取予不當言而可言治道者乎

心性夫辭受取予之節孟子辨之至精存心養性之功亦惟孟子言之至悉取其一而遺其一不可也仁義禮智天所與我是非辭讓之心人皆有之任其牾亡則日趨於利時或省察則漸返於義惟其以心爲權衡故能知何者當受何者當辭何者當取何者尙予苟此心懵然一無所知則發不中節舉動乖謬當何辭受取予之足云吾未見禽獸在前投以噍齧之食而不受也予以簞豆之利而不爭也彼豈無心惟性與人殊不能自治其心故任其性之所發而不能自止也告子生之謂性意正如此蓋以知覺運動爲性故有杯棬滿水之喻其說極粗宜孟子以犬牛之性折之而不能答也近人以六書言訓詁謂性從生

得聲往往申告子之說然說文明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从心  
青聲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从心生聲凡字有形有聲有義陽  
氣性善者釋其義从心者釋其形生聲者釋其聲使強以許君  
之說同於告子則情从青得聲又將何解左形右聲許書之通  
例治小學者豈於此猶有不瞭然乃許君力宗孟子漢學家反  
宗告子何耶詩大雅丞民正義禮坊記正義皆引孝經援神契  
稟陰陽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情者靜也性者生也以生訓性  
古書固多有之要非制字之本義且皆舉氣質而言不若許君  
兼言理氣之爲完備禮運鄭注言人兼此氣性純也又云此  
言兼氣性之效也鄭君亦以氣與性分言之蓋與宋儒說同  
徒執口之於味數言以爲孟子之言本與告子相近不知孟子  
意以此數者亦出於性非謂吾性中但有此數者而絕無仁義  
禮智也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張子正蒙謂氣質之性君子

有弗性者焉卽此意也天以仁義禮智賦人故謂之命命兼理氣性亦兼理氣氣不能有清而無濁斯質不能有純而無駁天地亦無如何君子惟不以此爲性於是乎有變化氣質之功有盡性踐形之事有窮理至命之學皆以四端之義理爲主而不欲授權於氣質孟子因告子混氣質於義理故專以性善立說至形色天性口之於味兩章乃兼舉氣質言之以明性之全體宋儒說本孟子理至精密與告子判然不同安得附會六書以誣孟子并以之誣許君乎氣質謂昏明強弱嗜欲謂聲色臭味孟子形色天性口之於味兩章乃言嗜欲之性似與氣質有殊然嗜欲仍生於氣質昏明強弱者場氣爲之聲色臭味者質爲之言氣質則已該嗜欲於其中矣諸始言性虞夏以前未聞有性之名禹謨謂道心惟微卽義理之性也道心之粹然者天所賦予人與禽獸相去在此幾希聖

人因爲殊別之而性之名以立禽獸亦有氣質亦不得不謂之性然與人性之以義理爲主者固殊告子乃泯而一之安得不誤翟晴江四書考異謂湯詒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卽天命爲性也若有恆性卽率性爲道也克綏厥猷惟后卽修道爲教也其言至確

案湯詒言若性中庸言率性若訓順率訓循順循其性之本然皆謂性善也王充論衡率性篇獨有率勉

之訓古書無訓率爲勉者充生漢世乃不明訓詁可謂俗儒也已晴江此書前有總論通考之屬精義多在其中嚴氏杰編皇清經解時以其頗引宋元儒說遂刪去之

近人但曉曉辨古而仍刪之未盡非但謬誤亦進退失據矣

文之眞僞而并其言之精粹者棄之如遺豈非顛倒刺謬乎

宋漢

諸儒解經一字一言必還經之本義篤信謹守甯闕毋妄故可寶貴何邵公解公羊多節外生枝雖聖人微言閒存其中而已功不補過宋賢疑國風刊孝經改大學亦多爲後儒所糾程朱可師法者多矣後人學識不及其萬一而動欲以己之意見治經自僞古文之說行此風日熾名爲衛經實則昨道古書中名言精理棄若弁髦而反蒐羅譏緯房及雜說以示博豈議緯雜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

說果勝於古文尚書乎多聞闕疑聖有明訓吹垢索癭鍛鍊成  
獄縱能得情亦是酷吏此事爲之不已有關心術非儒者所宜  
爲孟子言性與中庸說同亦與繫辭義合中庸天命之謂性大  
戴禮本命篇以爲孔子之言蓋子思述孔子孟子又學於子思  
聖門微言惟孟子得之故其書最善言性而非荀子所敢並也  
家語後序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史記謂受業子思之門人索  
隱引王劭說以爲史記衍人字是也家語雖經王肅竄亂然非  
偽書受業子思之言與趙那卿孟子題詞漢書藝文志劉中壘  
列女傳皆合近人或以年歲不相及爲疑則四書賡言已辨之  
矣案子思孟子生卒之年皆無可考然魯平公欲見孟子而穆  
公時子思尚存穆公之卒至平公卽位相去凡六十年使子思  
卒於穆公中年與孟子相去亦不過七八十年漢儒傳經若申  
公伏生之倫皆年臻大耋未可疑孟子竟無受業子思之事也  
史記謂子思年六十二計自孔子卒至穆公元年已不止六十  
十歲其爲謬誤不辨自明孔子卒時子思方幼而孔叢子有孟  
子問於子思又有子思問於夫子云云年習之復性書言滅情  
歲相懸恐非事實孔叢偽書不足據也

固近於釋氏言復性則實本於孟子惟性中兼有食色之欲故

召諸言節性惟性本善而人自悖亡故習之言復性能節性斯  
能復其本善之性矣此與古聖賢之言初無不合而阮文達作  
性命古訓必爲曲說以斥習之至與詩易論孟中庸之言性者

觸處窒礙所謂言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

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

之欲也性兼氣質故有欲有欲故須節象山語錄乃謂樂記此  
言本於老氏誤之甚矣戴東原孟子疏證所見與象山畧同而  
不敢徑駁樂記乃強爲之說遁詞知其所窮案文子道原篇亦  
有此四語文子多假儒書以證其說非此四語果出於道家也楊  
升菴外集曾引文子以駁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此四  
樂記胡元瑞筆叢已糾之

端之心幸而有此四端之心而復聽其若存若亡終至於漸滅  
殆盡而後已是禽獸猶限於天人則天子之而自汨之豈止相  
去幾希哉弗思已耳亭林特鑒於明末心學之流弊故有激而  
云然非竟廢方寸之良田使之蕪穢不治也近儒乃專取之以



佐其私說不亦愼乎顏習齋之學大旨與亭林畧同皆矯枉過正者張稷若有答亭林書專論此事其言平實亭林所不逮夫古之學者合學問思辨行無所爲學也學問則讀書之事思辨則窮理之事篤行則返躬實踐之事苟有學問而無思辨任耳目而不任心讀書何爲心不靜則讀書亦不能成誦此理至易明而近儒斷斷不已可異也學者不嚴辨乎義利公私不從事於躬行實踐而徒喋喋言心言性斯可厭鄙耳顧安得因噎廢食歟 告子惟不知性中本有仁義禮智之則而但以知覺運動爲性遂卑視性而專治心亦知人欲之不可橫流乃強制苦禁以求此心之不動釋氏之說正如此故嘗謂仁內而義外其所謂仁亦煦煦之仁耳蓋吾儒之言仁義合仁與義言之也異

端之言仁義別仁與義言之也仁與義雖各有主名而正相資爲用譬諸秋冬凜冽要未嘗無溫煦之時雖使肅殺閉藏而生物之機不絕故乾元可以統四德體仁可以賅四端仁與義之象陰陽最爲顯著而謂仁義判不相入是猶謂陰陽各不相生也有是理乎異端惟不知道之大原以仁與義截然爲二事故言仁必推而極諸兼愛雖投身餒虎有所不恤言義必推而極諸爲我雖殺人盈野畧不動心由其判仁義爲內外故絕不相謀如此告子與楊墨說雖不同而其立說之本固無不同也孟子旣歷辨其非因亟以蒸民之詩明之有物必有則有氣質必有義理則在物中義理在氣質中苟徒有是物而無是則斯其所謂物者乃禽獸草木之物非吾所謂耳聰目明之物也惟有

物必有則故凡仁義禮智之德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皆出於天理之自然並非有所矯揉造作親親之殺禮意秩然初不必以施濟爲事能近取譬擴而充之而仁不可勝用矣夫何至廢君臣父子以爲教蔑仁義禮智以爲心聖學之所爲別於異端者此也特慮人聽其自然而不復加存養省察之功則旦晝之牾亡仍無以異於禽獸故富歲牛山二篇卽次於論性諸篇之後操存舍亡出入無時聖賢豈不治心哉第非如告子釋氏之強制其心耳荀子言性惡是知有下愚之性不知有相近之性下愚稟氣至濁而義理遂爲氣質所勝是質也非性也氣質之性君子弗性非但宋儒言之孟子已早言之

詳見上文荀之詰子孟

論極粗淺其爲說又在於告子之下近人獨喜稱述甚矣其寡

識也惟天生人有善無惡故能生生不息若如荀子之言則生理滅絕從古至今天地之間皆戾氣充塞人豈可一日居天地清明之時多墮霾之時少既以濁氣生物又以戾氣生人則清淑之氣究歸何處天乃專生惡人非不仁之甚耶荀子意在重學然人性既惡又安肯學非自相矛盾之甚耶中庸明言率性性惡烏可率循又烏可以之修道而立教荀卿非十二子而於子思孟子爲尤甚故其言與思孟異趣若此不知繼善成性大易固先言之荀子明聖道而反悖於聖言其足依據耶

方望溪舉元兕

劄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爲見哭柳燦負國賊死其宜矣之言以證人性之皆善是也但如元兕劄柳燦之戾氣獨鍾者世不多見聖賢惟道其常不得以一二人之性概千萬人之性公都子以紂與瞽瞍爲問孟子不與之辨而但言四端之見人皆有之意正如此此意顧氏日知錄曾及之後世若秦宗權張獻忠之流豈無一二性與人殊者而欲舉此以例其餘豈聖賢立言之

旨乎孟子謂人皆可爲堯舜荀子謂塗之人皆可爲禹語意相類卽此觀之四端本於性生可見荀子旣知其然而又言性惡矯激之詞惟人性相近故皆可以爲善惟性兼理氣故相近者烏可爲訓

可以使之相遠相遠者仍不得謂其初之不相近有物有則卽理氣之說也物則之訓鄭箋與朱注異義但詳孟子語意朱注爲長韓詩外傳引是詩而釋之曰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安得爲君子其上文屢言仁義禮智順善之心是以五常訓詩之有則者韓太傅已然孟子趙注天生蒸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義與韓同孫疏亦與朱注義同朱子嘗謂孫疏是邵武士人僞作而此注獨從之以其說之精也朱子語類謂孟子未知氣質之性似不然孟子言爲不善非才之罪卽兼氣言之程子所謂才稟於氣是也性本於天而具於心故有善無惡才與情皆發於外發於外則有物欲感之故有善有惡孟子方論性善因專舉才之善者而言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才屬質言語意自明朱注才訓材質亦仍與氣質之說不甚相遠也金仁山論孟集注考證云地有肥磽雨露之不齊已可見氣質之性也其言良是程易疇論學小記疑宋儒子非不知有氣質之性也以上蓋誤會宋儒之意程子語錄中早詳以性爲超乎質形氣之上

之矣至戴氏疏證語多支離謬不勝糾大率以人欲爲性之本  
然當順而導之不當逆而制之此惟聖人所欲不論矩者乃可  
豈中人以下之欲皆能如是乎欲本兼善惡言宋儒曷嘗謂欲  
有惡而無善特理欲對言則理爲善而欲爲惡故樂記言天理  
人欲易言慾念室欲論語言克伐怨欲法言修身篇天下有三  
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  
如戴氏之說是入自禽門者亦可謂之善乎經典中此類甚多東原概置之而但援

欲立欲達以爲說不知說文欲訓貪欲論語憲問章馬注同貪之爲義惡

多而善少東原精擘訓詁豈獨不明乎此第欲伸私說以攻宋  
儒遂於本明者而轉昧之此卽欲也而不當遏之乎天之賦人  
有食色之欲未嘗有貪淫之欲其有之者人自縱之也東原乃  
謂食色之性人不可無此何待言愚人知之宋儒不知耶陳諡  
有云

欲之失爲私則貪邪隨之是東原未嘗不知欲中有惡也既知有惡而又禁人存理遏欲誠不知其何說也朱子語類濂溪言寡欲以至於無蓋恐人以寡欲爲便得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曰然則欲字何如曰不同此寡欲是合不當如此者是私欲之類若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凡東原之所辨朱荀子專舉下愚以言性東原專舉上智以言性子已早言之矣

專舉下愚者乃欲以學愈愚說雖偏而尙無大害專舉上智則古今上智曾有幾人雖使人欲橫流皆自以爲合於天理是尊情以滅性而并可以廢學東原其殆未之思耶若其譏宋儒之言理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以是爲宋儒罪夫仁義禮智天所與我而皆於四端之心見之苟非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何以能應萬事詩蒸民篇與箋天之生眾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乾鑿度五常非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之謂耶朱子注詩注孟子皆不從其說東原若必

以此爲非則當斥鄭君不當斥宋儒推其致誤之由蓋以血氣心知爲性而不知

以義理氣質爲性血氣心知未嘗非性然此但言氣質之性而

之行生氣五常乃所謂義理之性也樂記復言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下文語意甚明安得截取四字以證其曲說故其言曰心知之

自然未有不合理義者未能盡得理合義耳夫孟子謂心之所

同然者爲理義未嘗謂心之所發者皆合於理義也心統性情

故理義具於心其具於心者性之所固有也所謂性善也其動

而不必皆合者情之有善有惡也所謂其情可以爲善也可以

爲善亦可以爲不善也程氏論學小記謂乃若者轉語之辭是

爲非性情之情而云情猶素也也東原因欲攻宋儒遂以孟子之言情也曲說至此可謂自生荆棘矣實惟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故

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又曰非才之罪才本可以爲善而或爲

不善者乃不能盡其才之罪非才之罪也猶之情本可以爲善



而或爲不善者乃不能治其情之罪非情之罪也氣質亦可以爲善而或爲不善者乃不能變化氣質之罪非氣質之罪也才情氣質雖有善有不善而人皆有此秉彝之性故皆可以爲善是則性相近也是乃所謂性善也若以是歸諸心知之自然則心知有惻隱矣亦知有羞惡也心知有辭讓矣亦知有爭奪也而以爲盡合理義不亦誣乎理義者得於天具於心所當存養省察拳拳服膺以保之而勿失者也非謂有此同然之理義遂可任其自然而使之出入無時也

東原力駁程朱人生而靜以物而言不當以理義之性歸之於天如其說將何以解於易繫辭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非歸之於天耶聖人恐人誤認氣質之粗者爲性特著繼善於成性之前以明天命之本善蓋謂天賦人以理義而人性始善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東原何弗思之甚耶

且禽獸亦曷嘗無血氣曷嘗無心知可謂合於理

義乎由前之說是認心爲性同於釋氏也由後之說是生之謂性同於告子也二者無一可而東原躬自蹈之反以告子釋老詆訶宋儒可乎夫老氏之言神蓋欲蓄其精神以求長生也釋氏之言神蓋欲得其神識以求不生不滅也氣之充然者爲精神心之湛然者爲神識神識與精神且不相同況宋儒之言理更於二者何與五常之燦然者謂之天理五倫之秩然者謂之條理皆與神識精神渺不相涉東原乃鍛鍊周內以牽合之此猶東舞文之故智西河多有此弊不意東原亦蹈之也若王學末流絕不以治心爲事以爲吾心中自有良知不假安排信心而行遂至恣肆猖狂而不可遏戴氏之說其流弊畧與此同豈但非陽明本意亦與釋氏大殊其牽引釋氏諸書特支離蔓衍

以快私說耳此正不治其心之咎非言心之咎亭林不揣本而齊末誤矣今夫人非至愚被以盜賊之名必拂然而不受然習染既深往往有爲盜賊所不屑爲而反安之若素者此無他無可欲則廉恥之心生有可欲則羞惡之心泯也夫不受盜賊之名非良知乎見可欲而心亂良知其可恃乎羞惡之心雖本性生苟不能擴充此心終必近於禽獸故陽明雖主良知而必以致良知立說爲王學者乃去致字而專講良知是徒任吾心之所發而不必達之於天下也可乎哉言良知則不容著致字言致知則不容著良字陽明之爲是言蓋欲破格物窮理之說而以事物之理爲良知中所固有當恃吾本心之明以格之其復大學古本亦此意也此似與孟子四端意近然四端從擴充言

良知從不學不慮言不學不慮則知於何致宜後人去致字而

專講良知矣

良知流弊明季已詳近人亦罕從之

國初諸儒辨之者無庸煩贅

雖然王學末流

之弊不知治心而尚知有心若如近儒之言則目自能視耳自

能聽手自能持足自能行而吾心漠然一無所與此其爲說又

在戴氏之下戴氏特昧於理欲之辨未嘗禁人言心此則並心

而去之古所未聞也苟有稍及此心者必訶以爲釋氏之說古

人惟恐心之不靈而時時省察以養之近人惟恐心之或靈而

事事窒塞以仇之務使如頑石然一無知覺而後已嗚呼誤天

下後世而驚於口耳相率爲破碎無用之學者非此言歟孟子

謂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中庸亦言尊德

性而道問學蓋德性尊大體立而後學問有所附麗破碎支離

固不足以言學也陸象山以此爲宗旨本不誤誤在主張太過而欲以六經注我則流弊甚大聖門教人學問與思辨並重故無同殆之弊罔者冥心無用其弊止於誤己殆者師心自用其弊將誤人人而習爲無用之學已可哀矣人而至於師心自用尤可懼也故夫子復言以思無益其平日本身以立教者好古敏求發憤忘食多言學而罕言思爲後世計至深且遠程朱謹守而不變所以爲聖學正宗然要非去思以言學也去思以言學近儒乃始有之益弗與讀孟子

王士宗字希曾欽州人問史記體例 答義帝如韓林兒政非已出不可立紀項羽曾宰天下諸侯聽命自當立紀史通之所譏非也近人曲爲之說亦非也漢諸王及蕭曹等皆有土有民

卽古諸侯故作世家陳涉亦然漢書斷代爲史故不用通史之例此皆事理之顯然者無庸曲說惟秦先世立紀頗失界限然不如是則先後參差不得不爲變例魏收作魏書卽承用之

王國棟字堯雲瓊山人問玉藻君未有命注卿大夫受賜於天子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王氏圻曰若此則方受天子賜時已乘服拜而歸又獻於其君待君命之而後乘服是二天子矣 答古者諸侯之大夫爲諸侯服重爲天子服輕各君其國卽各有臣其境內之義天子臣諸侯諸侯臣大夫大夫臣士儀禮喪服篇爲君斬衰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經又云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總衰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總衰也何以總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疏謂畿外大夫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

接見天子者乃有服不聘天子者卽無服盛氏世佐謂旣爲大夫雖未嘗聘問王朝而其可以接見之禮自在故皆爲天子服大夫之臣於諸侯者以諸侯爲天故必君有命乃敢服注義確不可易王氏未明古制耳左傳昭四年叔孫穆子卒季孫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杜注謂豹不敢自乘故致之君其明證也

吳應星字均台儋州人問內則奔則爲妾案周官媒氏奔者不禁據正義云云正是奔往爲妻茲顧概名之爲妾蓋不禁之者順其情也名爲妾者止以禮也雖有不禁之條而奔者固已少矣 答此說用意固善但不禁奔之義終有可疑先儒謂六禮

未備而急爲嫁娶者謂之奔非相奔就之謂也說似較妥奔則爲妾亦正六禮不備之謂不然娶妾者豈皆私奔哉

問內則父母有婢子注婢子所通賤人之子黃氏震云謂婢之子則與下文庶子意重合如曲禮之婢子直言婢耳案直言婢則父母沒後婢長當嫁無緣有沒身敬之之理黃說恐非 答婢子謂婢所生之子故注云所通賤人之子賤人卽指婢言鄭說初無可疑陳氏集注亦甚明黃氏疑與庶子無別不知庶子謂妾所生之子與婢所生者自異安得混而爲一此又誤以婢子連文故有長大須嫁之疑

問禮器釋文犧尊鄭素何反據此則鄭時已有反切 答鄭讀犧爲莎故釋文有素何反之音非鄭自作音也釋文語意甚明



此殊誤會周官司尊彝釋文素何反之音凡屢見比而觀之可  
瞭然矣反切起於孫叔然鄭君注經尙未有此惟書洛誥釋文  
云迺五嫁反馬鄭王皆音魚據反此似馬鄭皆有反切之證然  
釋文并王氏言之恐是子邑之音而陸氏省文連及馬鄭耳單  
文孤證仍未足爲據也儀禮士昏記注用昕使者用昏壻也壻  
悉計反末四字亦是釋文誤入鄭注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引尙  
未誤而閻潜邱古文尙書疏證引以爲鄭作反語之據其誤正  
與此同釋文單行本繫此數語於寢壻之室之下亦非

□□□問史記正義尙存孔鄭諸說顏注漢書乃掠爲己有正  
如論語集解明引某氏集注乃多不明引也異哉 答顏引書  
或明著或不著采輯旣繁容有遺漏非盡有意掠美也惟用其

叔父游秦之說而不一著其名則非王西莊洪筠軒皆譏之詩

軒謂郊祀志別五百載當復合顏注云云是游秦之說案大顏

說見史記索隱論語集注引宋儒言無不明著其姓者此正用

集解例

今皇疏并著姓名據疏云云似集解舊本如是而邢疏本已無之朱子蓋用其例也皇疏經日本入竄亂多不

足據惟疏引六朝各家舊說文筆斐然與皇疏之鄙俚者絕殊當是原文金仁山論孟集注考證凡

朱子所引諸說皆補列其人名可檢閱

率祖堂叢書有刊本是書義理精密不爲苟同

考訂亦詳審如公孫拔之爲公孫枝集注乃傳刻之誤王伯厚疑之錢竹汀引倪氏說以釋之農家者流注誤班志爲史遷闕百詩諸人糾之而惟用前人訓詁及何氏集解處不盡然蓋以

是書皆已訂正

集解立在學官人人肄習無庸煩複朱子以集解義理未純乃

作書以補其闕非欲人廢集解訓詁則博采眾家融以己意悉

著之將不勝瑣屑也未知其例而率譏之謬矣朱子最留意訓

無邪堂答問卷三

望

廣雅書局

詁論孟精義序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又文集答呂伯恭書曰不讀說文訓詁易謬答黃直卿書曰後生且敘如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其他見於語類者尤多如

論語集注學之爲言效也用廣雅張南軒論語解亦用此訓習如鳥數飛也

用說文說文教覺悟也皇疏用此訓朱子恐覺悟之訓易混於釋氏

故不用許書而用廣雅復截取許書覺字之義以申孟子先覺

後覺之說則尊德性道問學之意皆在其中開卷數語卽揭四

書要義以示人非苟焉已也集注引說文例不舉書名而注鄉

黨間間如也獨明著之蓋因閔子侍側章亦有此言閔子無諍

夫子之理故但用說文和悅二字而鄉黨則全用和悅而諍四

字復慮前後之歧出也特著明於鄉黨以免後人之疑其義例

之密如此而近儒猶肆攻詁異哉小學訓詁諸書皆爲釋經而

作正當擇善而從許君自言博采通人朱子之法卽許君之法  
近人乃反遷就經訓以傳說文豈許君本意乎 引書備著出  
處近例始嚴以爲可免暗襲然暗襲與否仍視其人吾見著出  
處而暗襲尤工者多矣古惟疏體如是傳注不拘後鄭注三禮  
有與先鄭異義或徑用舊說者始著之餘不盡爾何注公羊郭  
注爾雅襲舊甚多亦未嘗盡著也 此爲著述成一家言者言之若課卷則否

無邪堂答問卷三